

追憶我的「益師益友」——陳定信教授

◎文 / 韓良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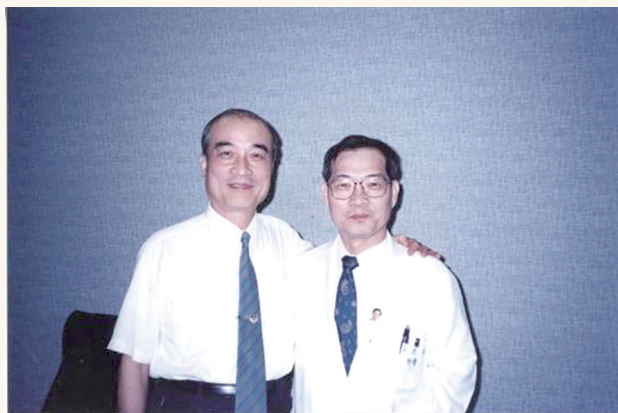
圖：韓良誠醫師

最近一個多月，我連續失去了三位敬友：李登輝、陳定信和莊永明先生。其中，因為陳定信教授和我是同業，因此互動不但最多，也最密切。

四十多年前，成大醫院還沒有在台南創建前，台南地區可以說是進步中的醫學沙漠，沒有夠水準的醫學學術活動可以讓你我有機會進修，因此要聽學會演講，一定要北上台北。這期間，特別是在早期的消化系醫學會年會開會期間，如果在消化系醫學上，遇到有爭議性的問題發生時，特別是在肝臟學領域上，陳定信醫師，他那條理分明，且口齒清晰的發言，很讓我心服，因此對這位後起之秀，我的印象特別深刻。更何況，當年他雖然還很年輕，但是他的發言，常常是公認的、該爭論議題最後的結論。

在沒有網路，並且國內外醫學雜誌，特別是消化系醫學的雜誌，還很有限的情況之下，如果遇到國際上，或者特別是具有台灣特殊性質的問題時，我可以「直接」請教的消化系醫學專家，恐怕只有廖運範醫師（現在的院士）。但是，1974年他決定離開台大時，我卻不自量力地以基層開業醫師的身份，很天真地，想盡辦法挽留他，請他繼續留在台大。幸好，在最後他決定離開之前，他藉著在學會開會的機會，介紹陳定信醫師給我，並且說：「這位年輕醫師，很有潛力，並且在學識上你可以信賴」。於是開啟了，之後陳醫師和我四十多年的，「益師益友」的互動關係。

正式認識陳醫師之後不久，有一次赴北參加消化系醫學會，在休息時間聽到一些北部的會員談起，最近北部的A型肝炎已經少之又少。我告訴他我在南部自己的診所所有時候一週可以看上三至五名急性肝炎病人，特別是小孩，從他們的病史、症狀，以及身體診察，我認為A型肝炎



圖：韓良誠醫師與陳定信教授的合照

至少佔一半以上。結果，有一位也是消化系醫學的資深大老，走過來拍拍我的肩膀說：「韓醫師，你錯了，現在 A 型肝炎沒有那麼多。」我聽了之後，很懷疑，也很不服氣，於是就打電話給陳定信醫師訴苦。他知道之後，思考片刻就說：「那好，韓醫師，我們是否一起合作，你把病人的血清送來給我檢查，看看誰對誰錯。」於是，自 1981 年一月直到 1982 年十二月，每週由我的診所的專人，送血清去台北請陳醫師檢查。結果，這兩年中間總共收集了 253 例急性肝炎病人全部的血清，施行肝炎病毒血清檢查。結果發現了 133 例 A 型肝炎，86 例 B 型肝炎，另外 34 例可能為非 A 非 B 型肝炎（當年 C 型以及其他肝炎尚無法檢查）。最後，寫成論文發表在台灣醫學會雜誌（第 83 卷第 2 號第 149-153 頁）。

由這件事也可以看出陳定信醫師一向

做事的嚴謹，以及追求真理與事實的科學家態度。現在回想起來，當年如未曾做這項研究，則台灣南部 A 型肝炎病人的罹患情形，可能就會少了一份重要的相關論文資料。

在 1993 年遴選台大醫學院院長時，因為我是遴選委員之一，因此曾經徵詢過陳定信教授，他為什麼不參選。我記得他以很誠懇的態度，告訴我說：「我自己認為，繼續目前的研究工作，和台大團隊一起想辦法解決長期以來困擾台灣的肝炎問題，比我參選院長，對病人和對台大醫學院，更有好處，也更有意義。」這種「堅定信念」追求人類健康的崇高目標之思維，使我認為他是一位兼具「智」與「仁」的醫者，其風範最讓人肅然起敬。

過去，他不只一次地告訴我說：習慣上，晚上都是十二點過後他才上床睡覺，只要我有問題，「隨時」可以打電話給他。

有一次我臨時不加思索地，在早上九點多，他正在看門診病人時，打了電話給他。雖然在電話中，我事先通報了姓名，但是，過了片刻之後，護士小姐卻回話告訴我說：「他正專心在看病，他說：『現在我不方便接聽』！」



圖：韓良誠醫師與陳定信教授的合照

我們不是常說「以病人為中心」嗎？執業中，能從內心，以及從病人的立場去考量，我想他這樣回絕我，是對的。如果我是病人，我當然也不希望在看病中的醫師「被分心」。

事後想來，我不但欣賞他看病時的認真、專心和「以病人為中心」的看病態度，更進一步高興地認為，他不僅了解我，他也知道我不會怪他，他也有信心，我會諒解他。

在 2019 年他到美國舊金山，接受 AASLD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ver Diseases 美國肝病學會) 頒給他當年之 Distinguished Clinical Educator/Mentor Award (傑出臨床教育家 / 導師獎) 的前一天，他事先寄給我他將在受獎之後致詞的講稿。在文中詳述他的恩師宋瑞樓教授，在過去的三十五年間，不斷地教導他如何診斷，如何治療，

如何照顧這些胃腸病 (GI disorder) 病人。因此，陳教授也正如同宋教授過去教他一樣，在他當了老師之後，也很用心地教導學生，並且以重視床邊和實驗室的方法，去解決諸多臨床上未解之謎。他在演講的最後，強調：「我強烈地相信，今天可以讓我們好好服務病人，是因我們的前人累積下來留給我們的醫學知識使然，我們同樣地，也要創建新的知識，以造福將來的世代。」

陳教授在生前，無時無刻都在為撲滅台灣的國病—病毒性肝炎而努力，他不愧為是台灣的「肝炎鬥士」。值得一提的是，他和他的團隊，在 C 型肝炎的治療上，創造了突破性的成功的方法，拯救了世界上數以億計的 C 型肝炎病人。

不久前，在生前的後期他曾留下了豪語，要在 2025 年前完全撲滅台灣的病毒性 C 型肝炎！至於 B 型肝炎，當前，不能以達到「功能性治癒」而滿意，還要朝「完全治癒」之路繼續努力。

敬愛的陳教授，您安息罷！台灣的肝炎工作團隊，一定會做到的，他們必定不負您的期望！

(作者為成大醫學院臨床醫學教授・台大醫學院院務諮詢委員)